

# 戰爭與和平

托爾斯泰著 郭沫若·高·地譯

第三卷

五十年代出版發行

# 戰爭與和平 第三卷

## 第一部

從一八一一年到一八一二年，英國與法國的戰爭，是歐洲歷史上最重要的一章。這是一場由拿破崙發動的戰爭，其結果是拿破崙的帝國在歐洲大陸上建立起來。這場戰爭的起因，是拿破崙在意大利和埃及的勝利，使他成為歐洲的霸主。他要求各國承認他的皇帝地位，這引起了英國和普魯士的強烈反對。英國和普魯士組成反法同盟，與拿破崙的法國作戰。這場戰爭持續了兩年，直到一八一二年六月，拿破崙在莫斯科被俄國軍隊擊敗，被迫撤退。這場戰爭的結束，標誌著拿破崙的帝國開始瓦解。

從一八一一年到一八一二年，歐洲兵力的強大配備與集中，在一八一二年這些兵力——幾百萬人（包

括運輸和供養軍隊的人），自西向東；向俄國邊境移動，而俄國兵力也同樣地從一八一一年開始向這里

調遣。六月十二日【註】，西歐的武力越過了俄國邊境，並且開始了戰爭，即是發生了違反人類理智和

一切人類本性的事件。幾百萬人，互相做了無數量的罪惡、哄騙、欺詐、偷竊、造假文件、發假鈔票、

搶劫、縱火、殘殺，這一切在幾世紀內全世界法庭的年刊裏都不會收集，但在這時候；做這一切的人們

，却不把這一切看作罪孽。

因何產生了這非常的事件？牠的原因是什麼？信念單純的歷史家們說，這個事件的原因是施諾奧

【註】合新歷六月二十四日 毛

爾頓堡公爵的污辱，大陸政策的破壞，拿破崙的野心，亞歷山大的固執，外交家們的錯誤，等等。

照這樣說，只要梅特涅，路密安采夫，或塔來隆在朝見與宴會之間，善為努力，寫一通更伶俐的諛文，或者拿破崙寫信給亞歷山大說：「仁兄陛下，我贊同恢復奧爾頓堡公爵的祿位」，戰爭就不會發生了。

顯然，這件事在當時人士是這麼看法的。顯然，拿破崙覺得戰爭的原因是英國的陰謀（如他在聖愛命拿島上所說的）；顯然，英國國會議員覺得戰爭的原因是拿破崙的野心；奧爾頓堡公爵覺得戰爭的原因是那完全對他的壓迫；商人以為戰爭的原因是那毀壞歐洲的大陸政策；老兵和將帥們以為主要的原因是需利用他們一下；對於當時的正統主義者，原因是必須恢復良好的主義；而對於當時的外交家們，這一切是由於一八〇九年的俄奧聯盟沒有充分巧妙地瞞住拿破崙，並且第一七八號備忘錄措辭不善。顯然，對於當時的人，有過這些原因以及無數不盡的更多的原因，這些原因是由於無數的不同的觀點而發生的；但對於我們後代的人，這些原因是不完備的，我們在牠的全部範圍內考慮了這既成事件的重要性，並且深究了牠的簡單而可怕的真義。我們不能懂得，幾百萬基督教徒互相屠殺蹂躪，是因為拿破崙有野心，亞歷山大固執，英國的政策狹窄，以及奧爾頓堡公爵受侮辱，我們不能夠了解，這些現象與屠殺暴力之類的事實有什麼關係；也不解為什麼，因為公爵受辱，歐洲另一邊的人便去屠殺蹂躪斯摩楞斯克和莫斯科的人，並且被他們殺死。

在我們後代非歷史家的人看來，牠的原因是無數的，我們不迷於研究程序，並且因此該舉證顯明健全的思想和觀察事件。我們研究牠的原因愈深入，我們發現的愈多，並且每個分開的單獨原因，或全組原因，從牠們本身上看，對於我們是同樣的正確；牠們和事件的廣大比較起來都顯得渺小，從這一點上看來，又是同樣的錯誤；牠們不能（沒有其他湊合的原因在內）造成事件，從這一點上看，也是同樣的錯誤。此類原因，例如：拿破崙拒絕把軍隊退過維斯丟拉並恢復奧爾頓堡公爵的祿位，在我們看來，好像是初次的法國伍長願意或拒絕第二次服役；因為假使他不願入伍，別的也不願，第三個以及無數的伍長和兵士都不願，則拿破崙的軍隊將減少很多的人數，戰爭也不會有。

假使拿破崙不因爲退過維斯丟拉的要求而惱怒，且不命令軍隊前進，便沒有戰爭；但假使所有的軍曹不願意第二次從軍，戰爭也不會有。同樣的不會有戰爭，假使沒有英國的陰謀，沒有奧爾頓堡公爵，沒有亞歷山大的羞怒的情緒，沒有俄國的專制政體，沒有法蘭西革命和後來的獨裁及帝制，以及產生法蘭西革命的一切條件，以及其他等等。這些原因當中：沒有了一個，便不會發生任何事情。因此，這一切原因——幾百萬原因——湊合在一起，產生了所發生的事。並且因此沒有任何一件是唯一的戰爭原因，而戰爭應該發生，只是因爲戰爭應該發生。幾百萬人應該拋棄他們的人性和理智，從西到東，屠殺同類，正如幾世紀前，許多羣的人從東到西，屠殺同類。

拿破崙和亞歷山大的話似乎能決定戰爭發生或不發生，他們的行爲是同樣的非本意的，正似每個兵

士的行爲，他由於抽籤或徵發而從軍。這是不得不然的，因為要使拿破崙和亞歷山大的意志得以執行（似乎事件是這兩個個人決定的），無數的條件的湊合是必要的，這些條件中沒有一項，事件便不能發生。這幾百萬人（真正的大權是在他們的手裏），這些放槍運送給養和大炮的兵士們，必須同意去執行這些單獨而軟弱的人的意志，並且被無數複雜不同的原因引入戰爭中。

歷史的定命論，對於無理性事件的闡釋，是不可少的（無理的事件，意思是說我們不懂得牠的理性）。我們愈要理性地解釋這些歷史事件，這些事件對於我們愈無理性而不可解。

每個人爲自己而生活，用他自己的自由去達到他個人的目的，並且用他全部的身軀去感覺他能立刻去做或不能做某種行爲；但是他一旦做了什麼，這個在某一段時間內所做的行爲，便成爲不可更改的，且成爲歷史的所有物，在歷史中牠有不自由的然而預定的意義。

每個人的生活有兩方面：一是個人的生活，牠的趣味越抽象，牠便越自由；一是基本的羣的生活，個人不能不在其中遵守那爲他規定的定律。

一個人爲了自己，意識地生活着，但他是達到人類歷史目的之一種無意識工具。人所做的行爲是不可更改的，而且他的行爲，同時和百萬人的無數行爲相湊合，發生歷史的意義。一個人在社會階層上站得愈高，和他有關係的人愈多，他對於別人越有權力，他每件行爲的預定性和必然性越彰顯。

「帝王的心在上帝的手裏。」

帝王——是歷史的奴隸。

歷史，即是人類無意識的共同的羣體的生活，利用每分鐘的帝王生活，作為到達他的目的之工具。

★

★

★

★

雖然在一八一二年，對於拿破崙，較任何時候，更顯得：他的人民是否要流血，關鍵在他（如亞歷山大寫給他最後信中所說的）；但拿破崙此刻較任何時候更服從那些必然的定律，這些定律支配他（照他自己看來，似乎他是任意行動）去為人類為歷史做那應該做的事情。

西歐的人向東移動，為了互相屠殺。並且由於「原因湊合律」，對於這個運動和這個戰爭，有成千的小原因自然造成，並且與這個事件湊合：對於不遵守大陸政策的譴責，奧爾頓公爵；軍隊向普魯士的移動（這在拿破崙看來，只是為了達到武裝和平）；法國皇帝對於戰爭的愛好和習慣，與他的人民的心向相湊合；軍備光榮的引誘；軍事準備的費用；獲得利益以償費用的要求；在德來斯登的令人麻醉的光榮；外交家的談判（在當時人士看來，牠是以誠意求和平為原則，但牠只刺傷了彼此的自尊心），還有幾百萬幾百萬別種原因，在所發生的事件下自然造成，並且和牠湊合。

蘋果熟時下墜 牠為何下墜？是因為地力吸引，還是因為果柄萎枯，還是因為被太陽晒乾，還是因為重了，因為風吹動，還是因為站在下邊的小孩想吃？

沒有一種是原因。這一切只是各條件的湊合，在這些條件下發生各種有生命的，有機的，基本的

事件，植物學家發現蘋果墜落，是因為細胞分解，等等，還和站在樹下的小孩說蘋果墜落因為他想吃，他祈求墜落，是同樣的對。有人說拿破崙到莫斯科去是因為他想去，並且他潰敗是因為亞歷山大希望他潰敗；這和別人說：將崩的攔空的幾百萬噸的山傾倒下來，因為最後的礦工在下面鑿了最後一斧，是同樣的對而又不對。在歷史事件中，所謂偉大人物只是一種標籤，給事件一個名稱，他們同標籤一樣，和事件本身只有極少的關係。

他們的每件行爲，對於他們自己似乎是自立的，但在歷史意義中看來是不自立的，而與整個歷史過程有關，且是在永恆中註定的。

## 二

五月二十九日【註】，拿破崙離開了德來斯登，他在這裏過了三個星期，環隨左右的要人中有親王，公爵，國王，甚至還有一個皇帝。拿破崙在起程之前，賞賞了那些應受賞的親王，國王，和皇帝，賞賜了他所不滿意的國王和親王，他將自己的珠寶（即是他從別的國王那里搶來的鑽石和珍珠）贈給奧國皇后。他並且如他的歷史家所說的，溫柔地擁抱瑪麗。路易絲皇后，然後離開她，這悲慘的離別似乎是她（這個瑪麗·路易絲，認爲他是她的丈夫，但他在巴黎有另外一個妻）不能忍受的。雖然外交家們

【註】托氏在這里用了新歷，大概是因爲薩克遜（德來斯登所在之邦）用新歷。——毛

還堅信和平的可能性，並且熱心地向這個目標努力，雖然拿破崙親自寫信給亞歷山大皇帝，稱他「仁兄陛下」，並且誠懇地要他相信他並不希望戰爭，並永久地敬愛他——但他却走到軍隊裏，並且從每一個軍站發出新命令，要軍隊加緊從西向東推進。他坐着六馬旅行車，環隨着侍從，副官，衛兵，順着波森，托爾因，但澤及刻尼格斯堡的道路前進。每個城市中有成千的人帶着驚異與熱情歡迎他。

軍隊從西向東推進，六馬的車，輪換地載他向東。六月十日，他趕上了軍隊，並且在維爾考維斯基森林過夜，他住在一個波蘭伯爵的田莊上爲他預備的營房裏。

第二天拿破崙越過了軍隊，坐車到了聶門河，換了波蘭的制服，來到河岸上，察看渡河的地點。

拿破崙看見了對岸的卡薩克兵和廣大的草原，在草原的當中是聖城莫斯科，一個帝國的國都。這帝國好像是被馬其頓的亞歷山大所侵入的大月氏帝國。他出人意外地，違反戰略和外交的思慮，下令前進，在第二天，他的軍隊開始渡聶門河。

十二日清晨，他從營幕裏走出，這個帳幕是紮在聶門河左岸的山坡上。他用望遠鏡觀看從維爾考維斯基森林中湧出來的他的如流的軍隊，流過聶門河的三座橋上。軍隊知道皇帝在場，注意找他，當他們發現了他離開他的侍從，穿着大衣，戴着帽子，站在山邊帳幕前，他們把帽子向天空拋，並且呼叫着：「皇帝萬歲！」並且前後相連着，不斷地湧出，從那邊聽他們直到此刻的森林裏湧出，分開，從三座橋上渡到了彼岸。



「現在我們要前進了。啊！他自己到了場，事情有生氣了……憑天發誓，……他在那里！……皇帝萬歲！」

「那些地方就是亞細亞草原！多麼僻的國家。再見，保沙；我替你留着莫斯科最美的皇宮。再見！走好運……你看見了皇帝沒有？皇帝萬歲……萬歲！假使我做了印度羣島的總督，熱拉爾，我放你做卡沙米爾大臣，就這麼定了。皇帝萬歲！萬歲！萬歲！這些卡薩克土匪們，他們跑得那樣。皇帝萬歲！他在那里！你看見他嗎？在我看見你以前，我看見他兩次了。這個小伍長……我看過他給一個老兵十字勳章……皇帝萬歲！」這些都是性格和社會地位極不相同的年老和年少的人的聲音。所有這些人的臉上，共同表現着：因久待的戰爭開始而有的快樂，熱情，和對於站立山邊穿灰色衣服的人的效忠。

六月十二日，拿破崙接了一匹不大的純阿拉伯種的馬，他坐定了，向聶門河的一座橋上奔馳；不斷地被熱烈的喊聲震着耳朵，他忍受着這些聲音，顯然因為不能禁止他們用這些喊聲表現對他的愛戴；但這些喊聲，處處伴着他，使他分神並使他不能思索戰爭問題，這些問題是他趕上軍隊後便盤踞在心的。他從用船搭的、蕩動的浮橋上渡過了河，迅速轉向左，並向考夫諾奔馳而去；前面有熱情的因快樂而不能透氣的騎衛隊奔馳着；在大軍中開道。到了廣闊的維利河，他停在岸邊波蘭的烏爾兵團前。

「皇帝萬歲！」波蘭人同樣熱情地喊叫；亂了行列，並且互相擁擠，爭着看他。拿破崙看着河，下馬坐在岸邊木頭上。依照他的無言的暗示，他們遞給他一隻望遠鏡，他把望遠鏡支在跑到面前的快樂的

侍從的背上，開始觀察對岸。然後他聚神地注視打圍在木頭間的地圖。他未抬頭，說了什麼，他的兩個副官騎馬跑到波蘭的烏蘭兵中。【註】

「什麼？他說了什麼？」這聲音，在一個副官跑到他們面前的時候，從波蘭的烏蘭兵中發了出來。命令是尋找涉水處，渡到彼岸。波蘭的烏蘭兵上校，一個美麗老人，臉發紅，因興奮而言語錯亂，他問副官能否准許他率領烏蘭兵游泳過河，不找涉水處。他顯然怕遭拒絕，他要求准他當皇帝面游泳過河，好像小孩子要求准騎馬。副官說，也許皇帝對於這多餘的熱心不至于不滿意。

副官剛說完這話，這個年老有鬍鬚的軍官，帶着快樂的面容，和明亮的眼光，向上舉起指揮刀，喊：「皇帝萬歲」，並且命令烏蘭兵跟着他，他刺動坐騎向河裏跑。他狠狠地催動身下躍跳的馬，並且濺進水中，向急流深處湧去。幾百個烏蘭騎兵跟着他奔馳。在河中急流處是寒凍而危險的。烏蘭騎兵墜馬，並相互抓扶。淹死了一些馬，淹死了一些人，其餘的努力泅渡，有的在鞍上，有的抓着馬鬃。他們企圖向前游到彼岸，雖然在半徑之外有涉水處，但他們却當一個人面自傲能够渡河並且在河裏淹死，而這個人坐在木頭上，看也不看他們所做的事。當回轉的副官，選了適當的時間，讓自己請皇帝注意波蘭騎兵對他的效忠，這個穿灰衣的矮人站立起來，並且把柏提埃叫到面前，開始同他在岸上來回走動，授他命令，並偶而不高興地看他分神的淹死的烏蘭騎兵。

【註】烏蘭兵是一種用矛槍的騎兵——譯者。

在他這已經不是新的信念了，就是，他在世界所有的地方，從非洲到莫斯科草原，他同樣地能威令並驅使人們作盲目的犧牲。他命人牽來了馬，並且騎回他的野營。

雖然派了船去撈救，四十個烏蘭騎兵在河裏淹死了。大部份的人回到這邊岸上。上校和幾個騎兵洩過了河，並且困難地爬上彼岸。他們穿着透濕淋水的衣服，剛上了岸便喊：「皇帝萬歲！」他們熱情地看拿破崙站立的地方，但他已經不在那個地方，而那時候，他們認為自己是快樂的。

晚間拿破崙下了兩道命令——一個是要儘可能地趕快運來印好的俄國假鈔票在俄國使用，一個是要槍斃一個薩克森人，在他的被搜出的信件裏發現了關於下給法軍的命令的報告——還有第三個命令是觀賞那個擅自洩河的波蘭上校一個榮譽勳章，拿破崙便是這種榮譽的首領。

要誰毀滅——去其理性。(Quos vult perdere demerit)

### 三

俄國皇帝這時候在維爾那住了一個多月，主持閱兵和演習。對於大家期待的戰爭，什麼也沒有預備，而皇帝就是爲了戰爭的準備從彼得堡來此的。行動的一般計劃是沒有的。在已提出的計劃中不知應該採用那一種，這個遊移情形，在皇帝已經在總司令部住了一個多月之後，更爲顯著。三軍當中各有一個分別的總司令，但各軍之上的總司令還沒有，而皇帝也不自任此職。

皇帝在維爾那住得越久，對於這個期待已倦的戰爭越沒有準備。御前各人的努力，似乎目的只是要使皇帝愉快度日，忘掉迫切的戰爭。

在波蘭豪華、大臣、和皇帝本人所舉行的許多次跳舞會和慶宴之後，在六月裏，御前波蘭高級副官之中，有一個人主張高級副官們請皇帝吃一次飯跳一次舞。這個意思被大家愉快地接受了。皇帝表示了同意。高級副官們認定了經費。最能取悅皇帝的婦人，被選為跳舞會主持人。維爾那省地主別尼格生伯爵借出他的郊外房子舉行慶宴，約定六月十三日在別尼格生伯爵城外住宅薩克來特舉行跳舞，聚餐；賽船和餞火。

在那個同一的日子，拿破崙下令渡聶門河，他的先鋒隊，趕回了卡薩克兵，跨過俄國邊境，亞歷山大在別尼格生別墅裏赴夜會，赴高級副官的跳舞會。

慶宴快樂而輝煌；內行的人說，難得在一個地方聚集這麼多美人。別素號夫伯爵夫人是隨皇帝由彼得堡來維爾那的諸貴婦之一，她在跳舞會裏，用她的所謂濃重的俄國式的美遮蓋了細粧的波蘭婦女。她被人注意，並且皇帝邀她跳舞。

保里斯·德路別次考，像他所說的，單獨（on sacon）居住，把夫人丟在莫斯科，他也在這個跳舞會裏，雖然不是高級副官，却為跳舞會認定了一大筆經費。保里斯現在是富人，名譽很大，已經不再找人垂愛，但和他同輩中位置最高的人站在平等的地位。在維爾那他遇見了愛命，他已經多時不看

見她。愛命既享受一個很重要的人的寵愛，而堡理斯也新近結婚，他們不提既往，但相待如善意的老友。

夜晚十二點鐘還在跳舞。愛命沒有如意的舞伴，親自邀堡理斯跳「美最佳」舞。他們是第三對，堡理斯冷淡地看着愛命袒露在鑲金黑紗衣外鮮明的背，談到舊友，同時；他自己和別人都不覺得，他沒有一分鐘停止注視也在舞場的皇帝。皇帝不在跳舞，他站在門邊，用談懇的言語時而停止住這一對時而停止住另一對，這種言語只有他一個會說。

在「美最佳」舞的開始，堡理斯看見高級副官巴拉涉夫，皇帝的親近之一，走到皇帝面前，不合朝儀地站在同波蘭婦人談話的皇帝近處。同波蘭婦人說了話，皇帝探問地望他，顯然，明白了巴拉涉夫來此，必有重大原因，他向婦人低低點頭後，便走到巴拉涉夫面前。巴拉涉夫剛開始說，皇帝的臉上便露出驚異。他拉了巴拉涉夫的手，同他走過舞廳，不自覺地，在前面避讓的人羣中，分開了一條有三沙繩寬的走道。堡理斯注意到皇帝和巴拉涉夫同走時阿拉克捷夫的興奮神情。阿拉克捷夫低頭看皇帝並用紅鼻子騷氣，從人羣中走出，似乎等待着皇帝垂詢他。（堡理斯知道阿拉克捷夫嫉妒巴拉涉夫，並且不願意有任何重要新聞不經過他而直達皇帝）。

但皇帝和巴拉涉夫沒有注意阿拉克捷夫，從通外邊的門，走進燈火明亮的花園。阿拉克捷夫摸着佩刀，並且狠狠地四顧，跟着他們相隔約二十步。

保理斯在表演「美最佳」舞的各節時，這個問題不停地煩惱他，就是巴拉沙夫帶來什麼消息，並用何種方法比別人先知道這個消息。

在這一個舞節中，他應該選兩個婦女，他低聲向愛侖說他希望選波托茲基伯爵夫人，而她似乎走到廊上去了，他溜過了正廊，從通外邊的門，跑進花園，看見皇帝和巴拉沙夫走進涼台，便停了步。皇帝和巴拉沙夫向着門走來。保理斯慌了一下，好像不及走開，恭敬地擠到門邊，垂着頭。皇帝帶着因個人的侮辱而有激忿，說了下面的話：

「不宜戰，就侵入俄國！我要等到沒有一個武裝的敵人留在我國，才講和。」

保理斯覺得皇帝歡喜說這句話：他滿意他的意思的表現方式，但不滿意保理斯聽到了這話。

「不給任何人知道！」皇帝皺着眉添說。

保理斯知道這話是對於他的，他閉了眼，微微低垂了頭。皇帝回到舞廳，又在跳舞會裏留了約半小時。

保理斯最先知道法軍過聶門河的消息，因此，有機會向幾個要人表示他知道別人所不知道的很多消息，並因此有機會在這些人的心目中提高他自己的地位。

★

★

★

★

法軍渡過聶門河的意外消息，在一個月未實現的期待後，是特別意外，而且是傳到了跳舞會裏！皇

帝，初得到這個消息，在憂怒與仇恨的情緒下，說了日後著名的話，他自己既認為滿意並且充分地表現了他的情感。從跳舞會回住處後，皇帝在夜晚二時召來祕書錫施考夫，並命他草擬命令給軍隊，並草擬諭旨給元帥薩退考夫郡王，在遠裏面，他堅持地要加進這句話，就是他不到武裝的法兵沒有一個留在俄國境內時，決不講和。

第二天便寫了下面的信給拿破崙：

仁兄陛下，我昨天知道你的軍隊侵入了俄國邊境，不願我遵守我和陛下之間各條約的誠意，並且我此刻接到彼得堡的牒文，勞理斯頓伯爵在文中提起此番侵略的原因，說陛下認為自庫拉根郡王索取護照時，即和我處在戰爭狀態中。巴薩諾公爵拒絕發給護照的理由，決不至使我認為此種行為可以作為此番侵略的藉口。事實上，大使並未奉得命令，一如他自己所聲明，並且我剛得知此事，即向他表示我不滿意，命他繼續供職如舊。如陛下不願意因此種誤會而使你的人民流血，並且假使你同意把你的軍隊退出俄境，則我對於以前一切不再注意，並且我們的協定也將可能。如不然，我將被迫抵抗侵略，這侵略絲毫不是我方引起的。陛下要負責使人類避免新戰爭的痛苦。我是……亞歷山大（簽字）

六月十三日夜二時，皇帝把巴拉涉夫召到面前，給他宣讀寫給拿破崙的信，命他去送這封信，並要親自呈交法國皇帝。派遣巴拉涉夫時，皇帝又向他重複說道，他不到沒有一個武裝法兵在俄國境內時，決不講和，並且命他確實把這話轉達拿破崙。皇帝沒有把這話寫在給拿破崙的信中，因為他憑自己的機敏覺得這句話在此刻不宜寫出，對於講和的最後努力尚在進行中；但他堅決命令巴拉涉夫親自把這話轉達拿破崙。

在十三和十四日之間的夜裏起程，巴拉涉夫隨帶了一個號手和兩個卡薩克兵，黎明時，到了聶門河這邊銳康特村法軍前線。他被法國騎兵斥候止住。

法國騎兵軍曹，穿紅制服戴有毛的帽子，向着前進的巴拉涉夫呼喊，命他停住。巴拉涉夫並不馬上停住，却繼續在道上緩行。

軍曹皺眉，並說出詛罵的話，刺動馬腹，馳向巴拉涉夫，握着佩刀，並粗聲向俄國將軍呼喊，問他：他沒有聽到對他所說的，是不是驢子。巴拉涉夫報了自己姓名。軍曹派了兵去報告長官。

軍曹不注意巴拉涉夫，開始和同伴談隊上的事情，看也不看俄國將軍。

巴拉涉夫一向接近崇高的勢力與權位，在三小時前還同皇帝談過話，且素來看慣了自己尊嚴的職務，在這里，在俄國境內，他看見了這種仇敵的，尤其是對他輕視的暴力，覺得異常奇怪。

太陽剛開始從雲外升起；空氣新鮮而潮濕。羣牛從鄉村裏趕在路上。在田野裏，百靈鳥驚恐地跳出



，一個一個的好像水裏的泡。

巴拉涉夫環顧四周，等候軍官從村莊裏來到。俄國卡薩克兵及號手同法國驃騎兵皆無言，偶而互相地看。

法國驃騎兵上校，顯然是才下床的，坐着美態飽滿的灰色馬從村莊裏走出，隨帶着兩個驃騎兵。軍官，兵士和他們的馬，都顯得滿足而漂亮的神情。

這正是戰爭的初期，在這種時候，兵士們還在整齊的幾乎是檢閱的和平活動中，在衣服上具有英武之氣，並且有快樂進取的精神，這是戰爭開始時常有的。

法國上校費力地壓制了叫欠，但很恭敬，且顯然明白巴拉涉夫地位的十分重要。他領他通過了哨兵崗位，並且告他說，他謁見皇帝的希望也許馬上可以達到，因為皇帝的行在，他知道不遠。

他們穿過了銳康特村，經過了法國驃騎兵繫馬處，經過守衛和兵士身邊時，都向他們的上校致敬，並且用好奇的目光看俄國制服；他們走出村莊的另一邊。據上校說，師長是在兩公里之外，他將接見巴拉涉夫並領他到達目的地。

太陽已經升起，並且愉快地照着明亮的綠野。

他們剛走過山邊的一個旅店，便看見山下有一羣騎馬的人迎面而來，在他們前面是一個高身材的人坐在栗紅色馬上，馬具在陽光下閃灼，他戴着有花翎的帽子，黑髮披到肩頭，穿着紅大氅，兩隻長腿伸